

社日

唐代 王驾

鹅湖山下稻梁肥,豚栅鸡栖半掩扉。
桑柘影斜春社散,家家扶得醉人归。

这首诗,非常喜庆,村居味十足。

感觉丰满的意象溢出诗外了。如果绝句是一张田字格,一个格子里嵌一句诗,那么这四个句子全都溢出来了,就像挂满果实的树枝伸出墙外,多得一个院子都盛不下。

诗里意象的总特点是“肥”,是肥硕饱满,是生长的倍数。稻梁肥,把丰收的气象写满了,写足了。肥,诉之视觉,也诉之味觉,嚼着,流脂流香。这句跟杜甫的“稻米流脂粟米白”有一比,都是饱满得溢出诗外,对着都能大嚼。

第二句写鸡豚,可想而知也是“肥”。豚(小猪)进栏了,鸡栖栅了,从下一句“桑柘影斜”看,鸡豚栖息得都比较早,说明早早地就吃饱了。另外,鸡豚越是肥硕,越不闹腾,越显得比较乖。“豚栅鸡栖”就给人乖的感觉,完全不是那种鸡飞狗跳,乱糟糟的样子。

“豚栅鸡栖”也给人太平安稳的印象。人们喜欢用鸡犬的形象来反映治乱。安史之乱时,杜甫有回好不容易回到妻儿所在的羌村,一进村就是“群鸡正乱叫,客至鸡斗争”。起初奇怪老杜怎么写出这么不像诗的句子,慢慢才觉得写得好,这正是乱世图景,鸡犬不宁。

第三句里,肥的意象是蚕,没

有正面出场,被桑柘带出来了。写到桑柘影斜,说明这种树乡村特别多,那么蚕事也就很旺。据说故园乔木,就是指社树,其中桑、梓二木,就常被用为社树的树种。所以桑柘,既贴合祭社,也带出了蚕事。读诗就是要透过看得见的,看到那看不见的。肥肥的蚕也吃饱了,眠在桑叶间。

最后一句写人。“家家”说明醉人很多,也爆出了欢乐的指数高。人们一路上说着醉话,走着醉步,颠三倒四,歪歪扭扭,这醉态是人性的旁逸斜出,不再中规中矩,也溢出诗外了。这醉态是丰收的气象撑出来的,人飘飘然,高兴得快要飞起来了。

王驾是晚唐诗人,单看这首诗,极具盛唐气象。

城西访友人别墅

唐代 雍陶

澧水桥西小路斜,日高犹未到君家。
村园门巷多相似,处处春风枳壳花。

一直比较偏爱访友的诗,读着就像跟着诗人去旅行——山野村居游。

雍陶,晚唐诗人。我发现唐代这类诗特别多,唐代的文化生态真是多元,建功立业与隐逸情怀,同样被一个时代接纳和欣赏。

这首诗是诗人的一次访友直播,咱们跟着走,听他道来。

我向西走过澧水小桥,顺便说一声,澧水是流入洞庭湖的一条河流,咱们在屈原的诗里见过这条河。过桥后小路渐

Z

月光城 随笔

直播村风美

仇媛媛

渐变得曲折,其实我最喜欢走这样的小路,一路都是风景。不知是我走得慢还是怎么的,都日上三竿了,我还未到达友人的家。

现在我到了友人的村子了,看这门,看这巷,每家怎么都长得一样啊。我再找找。(弹幕:不急,我们正想看呢)太美了,各位看到了没,家家户户的篱边屋畔,都开满了洁白素雅的枳壳花,春风中都是香。

其实对枳壳我们都误解了,古语说,橘生淮北而为枳,那这洞庭湖边的枳哪来的呢?枳在南方很多的,人家原本就是枳,与橘无关。好了,不说了,我去找友人的家了。直播暂停。

好的诗,就是这么质朴,就像一树一树的枳壳花,素雅清香。我们的目光都被枳壳花照亮了,跟着诗人游,真是陶醉。那个友人的家已不用说了,够美。这在手法上叫“以境写人,至于友人,就不跟各位见面了。

笔者想到了元代仇远的《野篱》诗:

豆花小白槿花红,野屋篱门处处同。

无限春风桃李占,却将颜色媚秋风。

这乡野的人家到处是花,是豆花和槿花,很乡村的花。“小白”不知道是不是学李贺,“小白长红越女腮”,是李贺的诗。我们说城市的楼房都是一

样的,分不清你家我家,到乡野一看也是,花是一样的,野屋篱门也是一样一样的,但跟看楼房的感觉不同,这是在泥土里生出来的民风,会随着季节换肤,换体香。

除了句中的对比,比如白对红,还有句子间的对比。花是妍丽的,野屋篱门又是古朴的,两个同框,是苍灰遇到了轻灵,都是吸引。有一种美是两者相遇了,才有质的提升。比如青松遇到雪,感觉青松的神采瞬间变了,不再是灰不溜秋的样子,而雪也更有韵味了。但水遇到雪,美就要减分了。做饭做菜也是,有的食材专跟另一种食材放在一起做才好吃,才是美味。所以美是讲究遇合的,因为遇合了才成为最美。

单纯的野屋篱门,色彩上还是偏素偏暗,甚至有点偏枯,有了红红白白的点缀,美感加分了;而单一的红红白白,有点轻飘,有点浮艳,野屋篱门又把那一点浮与飘,都压住了。于是美得妥帖,美得分寸,美得味道。

这两首诗里的“多相似”、“处处同”,又恰恰说明这里的美是民风,是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共同的的经营,经营庭院,经营房前屋后,经营属于一个地方的美丽气象。

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村子,我也要常去访访,并忍不住要直播了。

一生中的一个上午,而且是春天的上午,肯定会有什么美好让我必然要碰到。

徒步,我执一双好奇和近视的眼睛,反复欣赏着一道峡谷,我把它当做我遇到的一张宣纸。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那沙沙的声音,那笔尖,旁若无人的缠绵,那谢绝了任何语言同行的美妙旅行,那只可远观、不可近袭的高度与骄傲。

那沙沙的声音,在雾气蒙蒙的天空回旋,直到眼前,阳光涌来,鸟鸣如笛,我猜,是一只布谷,它肯定不知道,我已经度过并宽恕了自己所有的跌宕,谁也不可能知道,在时间的沙沙声中,我即将败光我的中年,我庆幸这样的轻轻移动,刚好延续了时间。

风也往下跌落,追着水声,无处可落时,就落雾气,落石头上的湿润,落树梢,落此起彼伏的喊声。

在天柱山大峡谷,我还见过,瀑布的声音静静落在相机的咔嚓声里,如此狂野的瀑布,也真谦逊啊,它从不对你我的世间说三道四,从不对不同的游客分出彼此。

跌落时,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诗人,仰起自己的头,往上注视,不是凝视,他想在那布上添加爱恋。

我见过。在李白的诗句里,在游人的心灵里。

似乎山更高了,水更长了,似乎诗意,可以穿越时空,我不知道

峡谷里还装着究竟多少神奇,也不知道一道瀑布吸纳了多少远道而来的水流,才变得如此浪漫,如此奔流不息,就像那张宣纸里渲染的恰到好处的留白。

大山之中,我们像不像一群小鸟?在悠长的峡谷,我们在山水的枝桠间跳跃,不,是在蠢蠢而动,在追逐如画风景。我们是一群从文字里,从奔腾的语言里涌出来的人,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豪气冲天,就都突然有了飞翔的欲望。

我们把脚步踏成风;把心情飞成翅膀;把情感做成飞流;把身影做成欢乐与惬意。

在大峡谷,我什么也不带走,我只带走她的湿润;她的原始;她的声名鹊起的未来。

我还会再来,我不是离乡背井而来,我是想来看看:人,如何能够从石头里发现清亮的水源;从荒野里找到理想和诗句。

这样说着,我遇见一阵接一阵的风,不像是刮来的,而像是长途跋涉而来,它带来潜山、天柱山、皖河这些越念越好听的名字,带着一粒粒诗句和山石的饱满,燕子衔泥般,堆砌成一幅巨大的画卷。那么说,另一阵无名的风中已经隐藏在另一阵风中,风带着风,带来更多的风。

那么说,跟着风的是:一只鸟久久悬停在云端,倏忽振翅,它也

T

月光城 散文

天柱大峡谷(外一篇)

司舜

在模仿瀑布,给出一道白色的闪电。

一道通天瀑

山穷水尽之处,往往都藏着惊喜。

漫山遍野的花香,照例一边拦住阳光,一边恰到好处将美丽安放在路边。我是沿着这些花香,再拐一道最美的弯,就听到瀑布的喊声了。

饱尝这些碎玉般动听的声音,山谷有着心上的窈窕并风情万种。

一道悬挂的流水,一道站着的流水,让古老的悬崖变得如此俊俏,就连最难以琢磨的阴影都没舍得浪费,就连最容易流逝的时间也让它停留。

放逐自己的速度,放纵自己的声音,那些毅然决然地赴死,为我带来短暂的沉默。

任何朝着爱情的磅礴与奔放,都让我哑口无言。

这时成群结队的风跑过来,带上它的琴声,一边观摩,一边也在模仿。这时飞瀑有意加重了它的和声;这时白云也想跳下,白云跌落的时候,飞瀑就给出鼓励的掌声;这时谁将积攒了

多年的喊叫献给飞瀑,飞瀑又为谁增加了更多的音响。

这时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淋漓的酣畅,喜欢这样丝绸般的挥舞。

我注意到:一颗巨大的石头,接住流水的珍珠,并孵出更多的珍珠。我注意到:一棵树倒在流水中,任凭流水在它身上静静地抚慰,它用身躯改变了水的姿态。它的胸膛上又有一棵小树,像一对依偎的母子,那棵小树,如同初生牛犊,颤巍巍、怯生生,懵懵懂懂的样子,很享受、很可爱。

正是因为我的注视,飞瀑似乎加快了速度,这时,阳光斜过来,让飞瀑有了诗歌一般的韵味和宗教一般的色彩。

无需带上琴弦,音符那么多;无需带上修辞,美妙那么多。

能把我的心弦拨动的,正是这种巧夺天工的自然、朴素、沉稳、细腻和温婉。一道飞瀑,它有极其丰富的过往,也有极其美妙的未来。

一道飞瀑,因为留宿过月光,也收聚过阳光,它就多出了几行诗句,也多出了几分自信,就把一个空旷得寂寞的山谷慢慢变成一座精彩纷呈的舞台。

